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2





文庫 11
D 256
12

010190561203

48-11075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

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

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





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尼求婚於顏八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并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禱於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禱於

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穴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

山在曲阜縣南之空實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

是以周用祭泉以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

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墓處母詳

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符

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

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

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

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也正義曰

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繩引棺就殯所也耶人正義曰

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

士孔子與往正義曰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

也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

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

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

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



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

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愨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

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

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

而趨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

是以餽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餽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

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

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

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采本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

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更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

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

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

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

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其大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

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

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

財作軒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

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



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已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臣者王肅云言

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

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

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

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

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辟行中正身舉五羖山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

伯以鬪雞故山義曰郈首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兖州曲阜縣東南三田前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

與郈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肆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

與子嬰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之夏曆二十四年刊



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

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

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

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止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問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

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二得狗韋昭曰獲羊而

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

罔聞韋昭曰六行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

語作罔罔繅音驤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

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

稽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吳

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

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

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

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晉人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

索隱曰釐音億家語云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

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

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幾

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音女九反劬氏云一作踈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相子怒陽虎囚相子與盟而釋之正義曰陽虎由此益

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

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

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

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

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



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相譚亦以

為誣今賈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

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

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

也謂與齊和好姑云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

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索隱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曾定

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

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揖讓而

登酬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

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戟劍撥鼓譟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

公板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譟有被舞撥音代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

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

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

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

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

罪當誅索隱曰榮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榮侮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

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讎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

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母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邑之邑也

是叔孫氏先墮郕

杜預曰宋平無繇縣東南郕鄉亭○正義曰郕在郕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

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

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

服虔曰謂成宰也

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

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

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

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

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

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息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地名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

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孔子世家十七



諸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

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匡

州城縣西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城在滑

南十里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

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何

言不能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

天以害已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

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節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

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

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

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不說孔子矢之

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

馬融二十四年刊



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喪之

屈否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徐廣曰招搖翺翺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

色則弃邪而反正矣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二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

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

索隱曰家語始布子卿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

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額其類似堯

其項類臯陶其

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墨鬣若喪家之狗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鬣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鬣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柳

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

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

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隹隹于陳廷而死

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

韋昭曰隹鷲鳥今之鷲也楛木名弩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

貫之陸而正或謂之題眉或曰者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裡皆為隹

陳湣公使

使問仲尼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

在陳則此仲尼曰隹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在遼東為是



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音武王克商通道九夷

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

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

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

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

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

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五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

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

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

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以衛伐之

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

死之不可乎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

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祥者靈公曰善然不伐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高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二十一

七



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佛盼畔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我豈瓠瓜也哉焉能擊乎而不食孔子擊

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硜

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今索隱

曰幾與法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華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華鳴犢及舜華國語

云鳴鐸竇華則竇華字鳴犢聲轉字異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

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萬曆二十四年刊



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

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

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

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

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

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

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

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

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

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

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廟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釐也已而果

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

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

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



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  
 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  
 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  
 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  
 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  
 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  
 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葉於葉憐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

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

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

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

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家墓記云與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謂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

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耷而不輟

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

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

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

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

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正義曰：言仁者必使

者必使處事

萬曆二十四年刊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

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工

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

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

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

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

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

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

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

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

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

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于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承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大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

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

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注刑監刑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

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

京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

萬曆二十四年刊



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

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

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服虔曰：鳥，喻已木。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自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

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

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

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

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觀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故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

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六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

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丘呂反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雎和聲睢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别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

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别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别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鷓鴣也

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也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者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

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

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講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

卦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彖正義曰此亂反上象卦下辭下

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象象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

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

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象正義云繫辭者聖

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為上下篇者以簡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

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象爻辭易正義云萬

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

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

也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

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相宜不必相因藁當有損益又云

雜採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

子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濁鄒非七十二人數也頗受業者甚

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

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

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

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

使儼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

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鵻者雖童子

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也德之

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

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

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耳目鼻舌身手足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

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



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連巷者黨名五百

豕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不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

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以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

曰大野數名魯田圃之常處蓋平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

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室廣輪四五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軍車士微者之人也人

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

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

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

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獸聖人之類也時得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置不妄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

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

義所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



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說及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約

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

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

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

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

者乎哲人萎乎王肅曰傷道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

矣莫能宗子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

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

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二二二

孫忠為褒城侯牛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

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美為崇聖侯

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

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

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

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若

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

明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慈且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煢煢也嗚呼哀哉尼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三



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

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

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

冢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

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薨檀之樹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

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薨音讓薨檀檀樹之別種也弟子皆服三年二年

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豈合廬於冢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月朔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

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宮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

小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

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父母自律

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

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

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

冢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薨檀之樹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薨音護薨檀檀樹之別種也弟子皆服三年二年

心喪畢相訣而去

索隱曰訣音決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

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

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宮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

伯魚生伋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

小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

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鮪  
年五十七為陳王濞博士死於陳下鮪弟子襄年五十七  
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余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土至于賢人眾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三至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初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鄉** 徐廣曰在沛郡蕭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陰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成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

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

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

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

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

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

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

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

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噴曰假託鬼神以惑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

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嗜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依鬼神起怪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

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賣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

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眾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狐鳴呼曰大楚

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與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與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與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與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書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

百人故云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

果咎廣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腕也。索隱曰按腕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

起奪而殺尉陳勝位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成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

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劭讀如字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

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

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

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

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機又音只新縣名屬沛郡下者也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耶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略之反攻鉅野苦柘譙

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

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二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

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

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

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張大楚國故稱

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也

也

也

也



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

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

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

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

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

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

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

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

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顏云猶今

奴也言家產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

曹陽三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二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章邯

為好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章邯

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

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

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

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



質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

君正義曰成都屬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

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

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白廣也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

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

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

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

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

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

時諸將之徇地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

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時咎在陳王所不得

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

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

國秦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



宋陽

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

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

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

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曰說音悅凡人名皆音悅郟音談小顏云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徐。索隱曰地理志銍縣名

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徐。索隱曰地理志銍縣名

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

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陶

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

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

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

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

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

其御莊賈殺以降秦

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



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為倉頭軍起新陽

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也

攻陳下之殺壯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初陳王至

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

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

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

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兖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

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

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百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

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右校尉軍也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

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軍黥布之

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曰青波地名也復以陳為楚

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九月已為王王

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

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

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

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舍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徃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

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

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表駟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見始皇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  
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  
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

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僂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之心亦不敢貫弓而報怨

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隋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一作銷

鑄以為金人十一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

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

陳涉瓮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氓音仁更反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仞佰之中索隱曰仞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仞佰

如淳云時皆僻屈在仞佰之中音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

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

語曰耰而不撥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

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

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疆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式破反言秦

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倚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

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

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而桀

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殷之興也以有妣索

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

蘇有蘇氏以妣已女焉周蘇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

焉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



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縞來逆女傳曰外逆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

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如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

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

姓謂眾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而不能要其終也

以言雖有子姓而竟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始索隱曰娥始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始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

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

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

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

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

曰皇甫謐云名媽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

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

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

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



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

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

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顧氏按

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城襟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

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

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

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

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

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

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

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

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

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

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

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



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  
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  
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南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  
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  
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  
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  
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皇帝前二年崩葬南陵

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灃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  
指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

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荷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

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

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

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官人也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

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

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足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萬曆二十四年刊  
小成士家  
四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  
 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  
 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  
 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  
 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擊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  
 起大塚於觀津城南人閒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於是薄太后  
 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  
 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  
 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  
 長君索隱曰決錄  
 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  
 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

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  
 謂從逐

其宜陽之王人家而  
 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

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

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

傳舍中丐泔泔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泔  
 米泔也謂乞泔為弟泔也請食飯我乃

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

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  
 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

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竇氏

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嫫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

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

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

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富貴因欲

竒兩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

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

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



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

月七日生於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况初反兒姁生

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

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

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

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

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

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

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

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

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

於栗姬曰百威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恚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衙漢書作衙衙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

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

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

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首衙曰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毋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

是而所宣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

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

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號



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勝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

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南二十九里也景帝十

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

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

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廢帝諱改名林慮慮音廬○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

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

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

太后後孝皇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

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音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

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

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二月祓還過軹道蓋

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被禊之游水自潔故云祓除也霸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

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主

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

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



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

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

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

寵凡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男名據索隱曰即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

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嫫女也無子上之

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勣曰即景帝妃嫫也以故陳皇后驕貴

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

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咀大逆無道相連誅

有二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

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

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

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

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

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

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

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于霍去病以

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

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

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



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勝正

表曰李夫人早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

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

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

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

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

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

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修成

者又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

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

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

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旋騎出橫城門如淳云橫音光三輔

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

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

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

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

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索隱曰高反羞噉

日噉責失聲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

驚愕貌也 高曆二十四年刊 外戚世家十九 十



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今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

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

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其邪曰是也太后為

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

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

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修成君之子

也而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

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

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

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

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

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

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

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

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

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

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



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  
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  
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

后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邢夫人號姪娥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妍眾人謂之姪何說

云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

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

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

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也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

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

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

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

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

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

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  
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  
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

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鈞

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

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

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五歲耳索隱曰

此褚先生之說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

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

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

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

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

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在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

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

者夜持棺往葬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鈞弋趙婕妤昭

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羸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鈞後生昭帝

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

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

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



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  
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  
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叙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嫵

建我炎曆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寶蓋早言

自茲已降

立嬖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元士劉交者高祖之同母

漢書作同父言高祖兄弟四

行嘗評事時時與交會

亦云交與交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比月居尊

德者任姒

斯道克存

餘編不錄

二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索隱

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

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

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詐為羹盡

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

櫟釜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轉音勞

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

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

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

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

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侯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

漢曆二十四年刊

史記卷之二十一



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而王次兄仲於代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

名為侯號者怨故也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

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

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處云

私姦中人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

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相攻

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

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

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

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

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

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

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

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

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

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

卒謚節二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三年

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稱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

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正義曰年考云都邯鄲名友謚曰幽幽

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

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

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

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

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

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

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

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

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

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

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

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

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其矣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楚元王世家二十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既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為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初起

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秦隱曰即桃林之塞從

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

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

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

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

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

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荆燕世家二十一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

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

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

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

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

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

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

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二十六城正義曰淮

以西徐泗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

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

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二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

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

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于

營陵侯澤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于之也文頴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

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

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頴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

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

張敖



卿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關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

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

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

一切猶一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祖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

推轂使為長者賈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

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頴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

重難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

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

為建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

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

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

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

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次又音規睡反今卿言

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

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

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

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牟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

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



楚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欲誅諸呂至梁

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

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

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

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姪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

姪與子女三人姪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海

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

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

相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

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

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

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

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

者二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

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間周殷



賞功胙土

與楚為隣

營陵始爵

勲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亡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其母外婦

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

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土

齊王孝

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

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

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

魯元公主湯沐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呂太后喜乃得

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二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

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



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

徐廣曰酈侯

二字皆音乎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台音貽呂后兄子○正義曰按酈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

也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出縣西北三十五

里哀王二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

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

牟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

琅邪郡

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

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

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

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

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人醉

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人臣謹行法斬

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

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

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



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

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

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

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

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

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

午爲內中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

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

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魯見齊王

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

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

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

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

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

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

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

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

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二趙王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

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以王

諸呂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濞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

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

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

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

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

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

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

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

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

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

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

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

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

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

難不暇行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

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

索隱曰姚氏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

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

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

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

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

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

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

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立

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正義

音不齊文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

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間以悼惠

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

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

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間為

印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

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

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

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天子

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

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

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

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

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

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

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

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



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

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

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

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

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寵反謂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

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

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

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

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

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

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

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

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

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



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田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

可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

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

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

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

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

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

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

是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

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

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

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

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

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

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

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一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

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

漢書二十四年刊



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

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

王徐廣曰其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二年十五歲卒

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

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子正義曰都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

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

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

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

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

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喜早興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

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

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

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

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

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

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

悼惠王子正義曰辟音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

隱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

曰勒漢書作劫皆音力

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

漢曆二十四年刊



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

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

義曰貝州縣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

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

川王反母後及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

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

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

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二年十一歲卒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

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

幽州東南六十里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卬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以

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

安德縣北二十里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

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回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 樹屏自疆 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

吕后肆怒

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

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

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

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

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終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以文無害

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

也○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

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

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二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

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

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

水卒史

涂廣曰沛縣有泗水亭駟按文類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

事

第一

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



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

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

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

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

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

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

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關中事

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灌空王數失軍遁去何常

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

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

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

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

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

盛封為鄼侯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蕭今多呼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  
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  
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  
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  
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  
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君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

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  
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  
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  
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

萬曆二十四年刊



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

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

為贏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

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

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

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

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

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

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

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

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

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

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

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

賤貴貧以自汙正義曰貴貧世又食夜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

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



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

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畫昆首以與相國曰

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

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官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

械繫之數日上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

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

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

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

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

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

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

韋昭曰高帝不懼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

用意淺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

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

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

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



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

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七里謚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

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

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

錄音祿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

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為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發蹤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居乃非泰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二終

史記五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正義曰：曹州城即平陽故城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故沛人。今徐州縣也。

特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

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

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攻秦監

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郡置守尉監一人。

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

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正義曰：曹參擊方與。

豐反為魏攻之

索隱曰：時雍齒守豐。

賜爵

七大夫擊秦司馬卮

正義曰：音夷。

軍碭東破之取

碭狐父

正義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正義曰：碭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為魏反

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正義曰：曹參擊方與。

正義曰：曹參擊方與。



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  
○正義曰括地志云改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  
○正義曰取碭狐父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

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在州東百二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  
擊章邯車騎攻爰戚漢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

先登及亢父 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擊章邯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 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擊章邯擊陶取臨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



關曉關取之

正義曰：佔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關曉關在商州商洛縣東南九十里。即秦曉關也。

前攻秦軍藍田山南

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

又夜擊其北

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主以沛公為漢王漢王

封參為建成侯從三漢軍

正義曰：秦州本漢中郡。

遷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正義曰：辯在州西。故道在州南。又《鳳州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鳳州志》云：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

雍繁

正義曰：地志云：二縣名。屬右扶風。繁音正。義曰：繁作繁。音正。義曰：繁作繁。音正。義曰：繁作繁。音正。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

正義曰：地志云：好時在州西。好時在州西。好時在州西。

圍好時取壞鄉

文籍曰：壞鄉在州南。擊三秦軍壞鄉及言國破之。

正義曰：文籍云：壞鄉在州南。擊三秦軍壞鄉及言國破之。正義曰：壞鄉在州南。擊三秦軍壞鄉及言國破之。正義曰：壞鄉在州南。擊三秦軍壞鄉及言國破之。

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兵守景陵

漢書音義曰：縣名也。

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

蘇林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今華陰。

於廢丘

正義曰：周曰：大丘。秦更名廢丘。漢史名。魏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

出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

至河內下脩武

獲嘉縣古脩武也。

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今字變爾。

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州一縣。

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

往擊盡破之

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

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

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

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大破之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

侯毛澤之騶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越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因攻

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

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

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

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

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

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

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齊南盧縣屬泰山已而從韓信擊

龍且軍於上假密正義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

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

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

漢書二十四年并刊



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二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參功凡下一國縣二百一十一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

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



羸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

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不諳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

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

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參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

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

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

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

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

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窋既洗沐

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

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

如淳曰猶言甲窋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二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

蕭何為法顛若畫一

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顛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

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

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

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大不韙死國除

大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為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終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也漢書云良字子房被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那姓也秦素  
誠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譚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  
相韓故知其先諱 顛天按後漢書  
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 應劭曰大父  
祖父開地名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  
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二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

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曰謂太父及父  
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  
陳州也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  
海或曰東夷諸侯

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平東夷微君南宮等降為倉海郡今緬甸  
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言言之括地志云微君在高麗



是東至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

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

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曹訓經也開闢字也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黃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應邵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上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正也謂至良所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笑為

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兼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

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

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

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徐廣曰編一也蓋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二年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委三卷良

高曆二十四年刊

名吳世家七十五



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

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

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

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

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

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

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

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

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取

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維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

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

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璧使人先

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言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

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

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鑿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解急沛公乃

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

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徐廣曰一本增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

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音

資音籍也欲沛公反秦音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凡願

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

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且以語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鯁生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

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

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

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

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

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



五頭置金於後爲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墮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流出襄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襄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二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



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  
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  
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  
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  
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  
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良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曰  
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  
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  
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

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問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

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

為三公固 謝而不受 釋箕子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

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

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倒

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

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

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

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各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

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二百里

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漢書曰義曰唯當使楚無

疆疆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陛下焉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而公事

索隱曰高祖罵豎儒謂此儒豎子月幾今趣

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望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所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一歩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一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洮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在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二面而守獨以二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案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

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

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

即日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周禮三日詢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

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

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

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

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吕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爭也願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

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

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内軹人大伯之後姓周名術字

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用里先生孔父祕託作祿

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四人者年

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今上

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

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

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  
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  
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今  
語出韓非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  
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  
等夷言等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  
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  
行而西言

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  
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  
有曲郵聚今在灞水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  
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  
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  
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  
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  
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  
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



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

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闕

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闕

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闕事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漢書曰蕭何何

高祖所與上從容言曰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古

在口三尺二寸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萬曆二十四年刊

百卷卷之五

十一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音亦反會高帝崩呂

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

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

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曰

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二年

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

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侯相近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

大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

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

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

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

索隱述贊曰

留侯亦云

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筭

橫陽既立

申徒作杆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曾非魁岸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終

史記五十五







